

南宋文範

和  
34/  
15





南宋文範卷六十六目錄

墓銘

廖守墓誌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宣敦郎方君墓誌銘

宇文蜀州墓誌銘

奉議郎王公覺墓誌銘

劉知縣墓誌銘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陳君墓誌銘

費夫人墓誌銘

傅正議墓誌銘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張九成

朱熹

朱熹

晁公邁

周必大

王十朋

韓元吉

陸游

陸游

陸游

陸游

陸游

所錢  
有狗

東方  
學  
圖

利  
294  
15



南宋文範卷六十六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墓銘

廖守墓誌銘

張九成

紹興乙亥四月朔有持書扣門者其書題曰孤子廖顛余啓封疾  
 讀曰顛不孝先考故新州太守也有賢行應書法不肖嗣欽聞先  
 生謹許可其言足以信今傳後敢以葉大任大夫所書行實以請  
 願先生敘而為銘豈惟不肖嗣之幸抑亦先太守之幸惟先生哀  
 憐之余考葉大夫所書敘之曰公諱某字某世為連州桂陽人曾  
 祖某祖某隱德不仕考某以公故累贈右中散大夫公以紹興十  
 九年四月卒享年七十有三其入仕也以舍法兩上魁貢權新州  
 教授移州以使者薦授德州文學就權司戶曹事以破蠻功改  
 承奉郎循州司錄以破賊功遷承事宣義郎知廣州東莞縣又以  
 循州功特差知循州以年勞遷宣教郎以覃恩轉通直奉議郎又



百宋文編卷之六十一  
以年勞遷右承議郎請祠歸鄉里遷右朝奉郎知潯州移知新州  
黼通籍金閨遇郊贈右朝請郎其爲教官也喻以彝倫勉以忠孝  
新民化焉其司戶曹也安化羣蠻掩不備夜半到城下吏民驚竄  
無餘公慨然佐郡守拒之宜融二州適二百許人負米來輸駐城  
外數十里公單馬出城引入爲援分城東西聲喏相應蠻驚且疑  
乘其不意渠魁授首餘眾破散邊境以安其攝循州也虔寇劉花  
何花陳長者踵迹相躡出沒循梅潮惠閒四郡騷然不寧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公集僚佐問計策率愕眙相顧暗不吐一辭乃以郡  
事屬僚掾躬率官兵出城討之部使者壯其行委以督捕公指蹤  
戰士廣設方畧厯崎嶇披蓬藿與眾同甘苦備辛酸將士彌厲羣  
寇以平其宰東莞則厲廉儉崇信義興學校決滯訟治效爲一路  
冠再守循州則嚴威信篤惠愛蠲逋負治城池修器械號令分明  
常若寇至于今賴焉兵官訓練嚴酷士卒苦之指日作亂公呼羣  
卒立庭下且呼兵官來曰汝何爲不撫士卒又厲羣卒曰汝果欲

爲亂耶無他往殺吾一人足矣羣卒泣且拜曰我以公故不敢有  
他心已乃至教場立程格卒以無事此皆可書者也其爲人孝悌  
慈祥寬厚靜謹平居恂恂長者也遇不可則慷慨直前無所顧望  
其於榮利泊如也異時在東莞部使者列薦召審察都堂除提點  
九路坑治辭燕瑛尹開封薦司儀曹又辭自潯州來不計年勞不  
敘賞典曰吾布衣至此足矣歷三郡不受供給遇水旱不受圭租  
曰民艱窘吾何忍乎眞仁人君子之所爲矣妣黃氏贈令人前娶  
唐氏贈安人再娶陶氏封安人商翁孫女也治閩內以禮遇親族  
以恩撫愛子孫前後如一紹興二十四年五月亦棄諸孤以歿男  
二人黼擢進士第左承議郎通判欽州次頴先公卒女三人長適  
進士鄧林次黃煥次早夭男孫四人曰應清以公致仕恩補將仕  
郎餘尙幼女孫五人黼紹興二十年八月葬於萬石岡之原禮也  
黼前年謁余於大庾嶺下藹然君子也其有父風乎銘曰  
宗族鄉黨曰孝曰弟所臨有聲所居可記凡百君子邈無一二公



獨有之死亦奚啻

國錄魏公墓誌銘

朱熹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曾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闕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燧遂帥其僚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

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緝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祠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子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



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謬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挽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兒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興廢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畧通貫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竦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飢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于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子期貧子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

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眾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于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何如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子往泣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子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歿于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朱熹

子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見傾倒如



南宋文獻卷之六  
四  
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子語亦清麗與博非常人所及也子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子置酒畱連款曲其後數年子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權又二十年而子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子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闕之狀一通請銘君墓子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僚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敘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某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顯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

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畧大夫士續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于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注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注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瓘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遊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无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尙復來者百世之延

宇文蜀州墓誌銘

晁公遡

炎帝有嘗草之功北方謂嘗草爲俟井人語轉爲宇文子孫以爲氏始著見于拓跋魏其後建國盡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聞者累累有焉至唐太和間有諱籍者爲諫議大夫佐



武元衡節度劔南西川有功則以文顯矣諫議之子諱從禮終梁州司馬因家于益州四傳至諱真緒徙外邑廣都又四傳則有諱粹中者爲尚書左丞諱黃中者爲翰林學士諱時中者爲左中大夫直龍圖閣華陽縣男遂赫然爲名臣家徽宗付天下於欽宗也左丞公作詔語驚人其智不多耶建炎初眾聞使女真皆膽掉翰林公獨請行入不測之地其勇何如華陽公守平陽其有先自幽薊來者語洶洶欲相扇爲變憚華陽公不敢發其武功又何如是三君子者蓋發于文而然夫爲葦籥非祭於幽之世者必數百年而後有周公制禮作樂之盛也其信本諸炎帝歟華陽公長子諱師申字德聞其幼華陽公誨之書一誦輒不忘則喜曰吾兒才也華陽公年未耄歸其鄉德聞盡以其祿奉之得以益市利田宅使華陽公可以歸臥而不出則又喜曰吾兒孝矣德聞之賢豈特見於斯哉方諸公立于太平甚盛之朝其時熟習見聞孰有出於干戚俎豆之外者耶德聞獨揣天下亂常色憂宣和四年以左丞公

任爲承務郎四川買馬監收司歲以錦市馬爲西南夷紹興三年德聞爲幹辦公事或議用重錦冀多得良馬德聞曰西南夷馬不能皆良今費十倍而馬如初若之何其慮遠矣宣撫副使胡世將奏爲參議官同時在幕府者有大吏無敢與抗德聞每與事爭不阿其僚或以親戚故人屬諸將竄名伍籍中論戰多輒得官德聞獨無所屬諸將益敬服世將死鄭剛中繼爲宣撫副使恨不能留之乃上章言其才使守資州趣其行不得已至資州不越月踰時有詔主管台州崇道觀德聞蓋念不可以斯須去華陽公旁先以請于朝既奉詔卽其日以歸已而喪華陽公免喪益治室廬陳圖書客至與執觴觚杯豆留者館之冬而裘夏而葛時其朝夕而邊豆旣進矣其有急難奔走赴之久亦不厭弟師說早卒迎致其殮與孤撫之終其身故德聞死無內外哭之者必哀閒居殆十餘年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以謂仕爲養也吾今尙何仕況去先人邱墓耶再除知合州則曰君命不可屢違也至合州見學宮壞



喟然而歎吾政出於是其可不敬既修繕之已乃問前者州牧將所以劾數慢去皆吏胥瞞隱沒則數其宿負廷戒之後無前然聽者皆伏抑首之疏其事以白即行之比歲多盜取其魁渠寘于法他盜懼出境郡遂大治總領財賦所論其最德聞笑謝之曰守取諸民實有媿何最也漢中出甲三千屯荆襄德聞以私錢餉之皆喜過望相戒不敢譁賓客至者亦然移知蜀州未行以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病卒於合州之正寢年五十二市者哭於肆行者弔於途過赤水其鄉聚皆哭曰使君吾所芘也天何爲奪之是歲十二月八日其子紹恭葬德聞於會同鄉泉山之原華陽公之墓次越四年乃請銘於予德聞前卒之七月十有一日過合州與之語知其賢也且待予厚可不銘之其世系則已載于華陽公之誌不書德聞初娶簡州劉氏尚書郎涇之孫再娶隆州何氏秘書丞棠之女德聞三子紹恭右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紹莊登仕郎紹芳將仕郎五女長適右承務郎廣漢張棻餘四人尙未嫁孫景

廉爲將仕郎於是系之以銘曰

始之受命肇自炎帝登于武成代魏以興融因商利遂相唐明厥緒則大才惟未備至君諸父實昌而熾勇功智名君子之文遭變不懼君子之武君出就事其才是似出少處多弗克繼繼我作銘詩告爾後人勿怠勿忘庸篤其慶

奉議郎王公覺墓誌銘

周必大

公姓王氏其先永寧軍博野人世業儒曾祖亮中天聖進士第以能守邊易武階至洛苑使贈右武衛將軍祖察少辭任子恩不就韓忠獻王宣撫陝西薦其材而官之終太子左清道率府副卒贈屯衛將軍改中散大夫葬相州之安陽子孫遂爲安陽人中散長子諱復屢典名郡終供備庫使封文水縣男贈少師次諱後終朝奉郎贈朝散大夫娶杜氏實生公公字天明宣和五年以父任爲將仕郎紹興初補迪功郎昭州司理參軍以親老不赴六年主洪州南昌簿秩滿丐監西京中嶽廟以便侍養陞右從政郎調福州



閩清縣聽斷精密吏無敢欺洪水暴至公禱南山水即退闔境神之去為豐城縣當川陸要衝素號難治令鮮終更者公至而大治會齊述嬰顛城叛王師出征公未嘗秋毫賦民而過者畢給部使者行邑其徒隸以供張去吏請責償守驛者公獨具名物檄取之郡卒持符至怒餉不時欲捽吏喧庭下公杖而繫之積一事臺府外稱其正而心勿善也人往往為公懼公曰不過不吾薦耳焉能害我終亦無他徒吉州太和令尤號難治又乘舊政廢弛公剷除蠹弊束縛奸宄聲譽赫然盜自他邑來尉不能拒吏民驚避公自率眾擒之財數月丁內艱而去時二十五年也服除調衡州安仁令三十一年論太和功改右宣義郎知江州瑞昌縣轉右宣教郎仆姦植良人服其能轉右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乾道七年通判郴州轉右奉議郎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六月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娶宗室女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孺人四男簡籌錢象三女俱未行孫男二人泚澄女二人公天資明敏尤長

於吏事使遇盤根錯節攄發遊刃必將振耀一世取富貴如拾地芥而淹屈州縣汨汨以老其命也夫初公葬太宜人於撫州臨川縣靈臺鄉烏龜源遂家臨川遺命卜葬于塋側諸子乃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襄事使來取銘公於先夫人為從叔凱風寒泉之思其何忍辭銘曰

維吏之能以公售私用力雖勞人孰汝宜公才敏明而守堅正寧身之詘不撓其政周旋五邑民允懷之纔佐一州奄其殆而天賦其能不界以命嗚呼奈何尚篤餘慶

劉知縣墓誌銘

王十朋

永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斂惠一同有蘊莫施君子惜之公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有潛德父某贈右承事郎劉在邑為著姓世衍於財至承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于教子公姿秀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



南宋文獻卷之六  
鰲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歎許其遠到叔父奉議祖向授徒於家  
公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為稱首識者謂劉氏有子知必大其門  
公果與叔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  
榮之曰曰三劉公初調台州臨海尉秩滿承越之唳未及考丁父  
憂終喪注泰州如臯令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令天子卽位覃恩  
轉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期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鄉會海溢  
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乾道二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爲政務循良飾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  
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里有泉可釀甯水致諸務歲屢易民病竹  
木輸公易以石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絲棼遇惡少爲儕務奪  
掠比至嚴下令皆警伏事有便於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爲功岷  
人至今德之如臯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彌望皆葦茅公躬阡陌  
喻民力農墾田數萬餘畝流亡復集初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  
念切謁告迎侍邑人懼其不來狀於郡及諸司以畱公得請于省

部行李卽塗老稚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  
攝邑事有誣告強劫者輒逮捕繫獄連坐以十數公至得其情悉  
縱之按誣者頃之憲臺來詰公不咎攝者或勸直之不從人益義  
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關謂友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  
不俗必高第己而果然海鹽水害稼被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計  
貧不能輸者猶十一請於朝得旨倚閣春飢勸豪右發廩以濟全  
活者眾民無資以耕貸于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內樂業歲遂  
有秋學久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悅爭輸財以助之棟宇  
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稱薦之侍郎劉公岑以先  
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淮也將薦公於朝會罷乃己公美鬚髯  
風度尤不淺自謂平生未嘗知憂與賓客飲必盡權眾方紛然有  
所譏議公若不能言者喜愠不言人莫得而親疏有忤己者怡然  
不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解衣指困色  
無靳遇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尤敦宗好每相過必救



具卽事唱酬日以爲常工文詞典而有致賦詩句法清勁自成一  
家字畫端謹如其爲人母瞿氏以太后八秩恩封太孺人娶瞿氏  
再娶汪氏皆贈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三人儼价儀咸  
習舉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燾次許嫁國學進士賈侯餘  
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申奉公之喪與孺人  
汪氏葉氏合葬於真如之原求某誌其墓某少與公爲筆硯交辱  
知最厚公旣筮仕某猶困場屋公遇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  
辰某下第棄舍選不就遇公於武林同渡浙江語其故公曰子有  
進身路何乃自棄耶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由舍法進公之力也某  
赴番易公餞別於道逮至夔書問不絕且約會老於鄉明年東歸  
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溫其如玉醞藉而文琢磨以學施于有政不猛而循愛  
遺四邑活及萬人婁郝以來世稀長者吾鄉有評公其人也天厚  
其德胡嗇其年志不克究有子以傳真如之原歸從先子陵谷有

遷德名不圯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

韓元吉

建寧衣冠氏族惟浦城之邑最盛卿相侍從蟬聯大家郡人類其  
子孫爲爵里記而黃姓其一也端拱二年有名震者起進士至諫  
議大夫世寢以顯多登儒科至公之大父諱實與眉山二蘇公爲  
文字交有聲當時出入從班爲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定州路安  
撫使以沒贈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龍圖之父諱好謙爲朝散  
郎知穎州贈通議大夫龍圖之子諱子有任太廟齋郎者卽公之  
父也贈正奉大夫公諱任榮字擇之四歲而孤母李夫人教之有  
法年十三則通羣書遇事輒解叔祖金紫公宰倅治其守冢僧舍  
鈎校無遺喜曰是兒才可見後必遠大矣以大父恩補假承務郎  
蔡安持知順昌府公始爲太和縣主簿甚器之俾攝府掾平決咸  
盡理旣還邑有戍卒過縣凌奪市民譁甚令捕而欲治則併令  
辱令退縮不敢問公召而詰曰軍浸平民旣犯法復詈吾長官奈



何皆懼失色曰惟公命公徐曰吾不汝窮也宜避罪亟去取券米  
蹙與之眾謂公少年有立移穎上尉泰和鄉胥袁白金以贖公笑  
而斥之辟京西轉運司准備差遣金兵薄京師不克赴季陵帥臨  
安辟錄事參軍李光代季待公逾厚率諸司薦于朝而公前有捕  
盜賞既遷京秩猶用薦得監行在北倉秩滿知撫州金谿縣時江  
西羣盜方擾他邑賊類頽洞莫知所爲公集民兵外嚴守備而內  
理獄訟自若民幾不知有盜而盜亦不道公境邑人相與繪公像  
祠事之都轉運使趙子澹以其事聞詔審察都堂會戶部侍郎張  
澄又薦之除浙西路常平主管官改知廣德軍張叔獻爲臨安屈  
公自助奏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改主管機宜文字遷提舉浙西常  
平茶鹽有倉官怙時相親漫不受約束且謬妄有請公輒沮卻之  
遂誣公鹽課不登卽奉祠未幾起知興國軍移知信州紹興二十  
六年就除江東轉運判官會江西轉運周綰避安撫使閻邱昕姻  
連詔公兩易公至而昕卒攝帥事者幾歲寬明有惠政改知衢州

而永嘉郡兵鼓噪毆鹽官幾爲亂提點刑獄撫之不能定命公往  
鎮治公疾驅至郡流其首者餘悉不問一郡肅然而聽決務合民  
情莫不畏愛會淮西謀帥加直秘閣知廬州溫之士民日數千人  
遮道不得行至挽公輿復于郡解而後已公曰朝命安可辭也夜  
假小吏輿遁而登舟眾覺而易之所謂視履考祥而其旋有慶者  
非公也耶某頃以信幕沐公知薦甚異子直向以銘爲請義不得

辭銘曰

惟古循吏民不忍欺不赫厥稱去而見思公之爲縣民敬而祠逮  
其爲州民挽留之惟公之政善不見外察而不苛廉而不劇握節  
四方再漕於畿天府戕戕兩治其師富貴在前曾不汲汲究其所  
施人莫我及上旣眷公用豈不盡垂用而歸世以爲恨天之俾公  
則壽而臧厚德淳名嗚呼此藏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游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



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寢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畧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寀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留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懾縮粟不敢輒動巫以淫祀惑民悉捕寘於法習俗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贖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一絢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冤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

莫測也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其薦爲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潮汐羸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眾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眾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爲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飢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子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



要害虜既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爲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  
因閒道上章自劾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虜剽掠四出  
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閒以盡其材而公罷  
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既  
不仕因治產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  
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  
而調之然必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爲  
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  
初太傅遇異人得秘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髮  
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  
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附  
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  
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  
年卒淙某官按某官渲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既葬十

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爲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尚法豪傑斥疏亦  
或知之旁睨歛歛卒斂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惇孤大浮  
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陸游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  
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  
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  
父死貲百萬悉推以子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  
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  
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  
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  
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  
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羣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



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閒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衿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經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愔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為沿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于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會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參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憚憚惓惓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任成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入溥泳源淮汜深潛汾澹涪浚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廷艾胡詠保義郎

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子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掄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陸游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地山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玠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為進士有場屋聲既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贈贈幾二十年故時同為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君為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而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



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滄澁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輓  
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  
夙夜王事而無內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  
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  
仰無媿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  
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  
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  
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  
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  
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傳正議墓誌銘

陸游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為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為固始人唐廣  
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為大家而傅氏之祖曰某府  
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

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  
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  
德修於家教行於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  
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贈奉直大夫  
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學為文輒驚其長老崇  
寧中甫年十八入太學聲名藉甚試中高第然猶幾二十年乃以  
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會女真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  
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  
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  
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劔州順昌縣  
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為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  
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  
曰奈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為悔  
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擬注來



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飢民棄子者相屬  
公請于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湲糜粥湯液皆  
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  
減其戶產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  
既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冤失職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  
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  
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期辦安撫使  
張忠獻公聞於朝特減磨勘年遂為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  
能已為時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劍  
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  
十有八積寄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  
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  
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浹奉議郎知漳州  
漳浦縣汝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

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洵舉進士奉議蒞官有家  
法不幸與洵凌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  
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為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  
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  
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為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  
公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為某言公當官至廉為縣  
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闕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  
壟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  
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旁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  
里行旅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為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  
戒諸子曰吾平生無媿頰仰沒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  
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為有德  
君子不然臘取光顯奚為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  
以發揚潛德會徒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峩冠相望  
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躋躋晚乃駕筭壘抱才不試歸泉扃二  
妙山立尙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柏  
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陸游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卒於第越  
十月庚午葬于會稽五雲鄉湯家畝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案  
夫等墨其哀見予于郡西南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於  
執事以大事之日迫方伏苦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卽死敢  
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  
公幸許之某等卽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  
應銘法而案夫實娶子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爲鄉里后  
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案公諱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  
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

郡公大父諱賚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  
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從故侍御  
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  
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科舉而已  
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錄事參軍以太中公  
喪解官歸除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  
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艱罷除喪知平江  
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寔多謂且用矣而得郡  
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錄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  
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東吏甚嚴  
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不啻在己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  
父也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寃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皆謂  
乖其意且得譴吏尤惶恐卽欲捶掠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寃使  
者爲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



在建寧幕南劍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羣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碩謝公師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于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搖手眾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于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作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于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臥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櫝宮事興公適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卽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強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尙可顧望不竭力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尙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趨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于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于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

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徒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于戶部蠲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托來者皆以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部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尙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鞫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中鞫之得冤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雋夫從政郎臨安府



南宋文範卷六十六  
於潛縣尉宓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  
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  
筮匪龜眎我銘詩

南宋文範卷六十六

南宋文範卷六十七目錄

墓銘

石君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吳興藝文志補

薛常州墓誌銘

吳監廟墓誌銘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胡少賓墓誌銘

迪功郎汪公墓誌銘

陸游

陸游

章憲

呂祖謙

張栻

樓鑰

陳傅良

舒璘



南宋文範卷六十七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墓銘

石君墓誌銘

陸游

會稽之姓石為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為  
 新昌君之籍在焉為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  
 為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為聞人而石氏益為名家君曾祖  
 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為賢長者至  
 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  
 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  
 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不則不義而富者也不則  
 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偽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  
 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  
 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不則篤學守道而不為人知者也若君之



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于自奉厚于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弈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爲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虐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耐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蹟報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陸游

公諱琨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爲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無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羣處眾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眾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晌爲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



同卒于海鹽公爲文歆之語頗及時相响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  
卽爲告密之舉時相大怒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且  
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得誣狀正議  
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  
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爲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戶籍  
惟出鄉有秩守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  
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碎書  
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旣多又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  
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  
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輪公上不以時  
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民病于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  
今爲利他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飢出倉粟振  
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  
其故政旣成顧縣學久弗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

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  
委積產蓐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于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  
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樞貨務都  
茶場公事親盡孝惟恐豪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泣血  
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規以于禮爲過  
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  
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訟獄不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媿  
事士民輒譁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  
上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  
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於明而  
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于郡立二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  
建類非庸眾人所及如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  
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糶以爲  
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邱河灌四千頃公



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臣薦公才  
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  
且行矣會有閒言乃改知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  
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  
一皆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睿墓在郡境遣郡僚  
致奠人士爲之興起旣擢爲尙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  
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  
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  
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  
卒丈夫子二人溱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  
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邦傑  
次尙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尙幼公家世顯于累朝天  
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  
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

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  
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  
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常以爲有  
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  
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旣歿之年溱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  
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其實書之又少時獲獨  
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  
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菑畚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  
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栝孔碩峩峩高邱過者必式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章憲

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於章句傳註孰有心傳自到者憲自髫  
鬣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絕學私淑諸人獨恨不得供灑  
掃應對之役問所以學也旣冠居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



門高弟乃與我季弟愬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灌  
漑於仁義道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  
朋友講習可樂也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  
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  
利病若習於從政者蓋其理達而義精故也然不徼名當世世罕  
知之今天子急賢圖治搜揚巖穴俊彙征知府事孫公佑列先  
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先生於是冀得行  
其道以所學爲上言曰道無古今惟人能弘故堯以傳舜舜以傳  
禹禹以傳湯湯以傳文武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前聖後聖若合符  
節然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  
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  
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又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  
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  
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屬刊

修裕陵實錄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  
管台州崇道觀族子坐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主  
管崇道觀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  
五月戊午疾終於里第以其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  
鎮茅栗山之原嗟乎先生所試止於是故見之行事不大彰徹道  
學淵微不得暴之天下然一時名儒推與論薦亦可概見楊文靖  
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  
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  
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是二三公益有心照莫逆之道存焉先生澹一不雜故得之深不  
事表襮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望之可欽卽之可  
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職  
其蒞民必極其惠豈非所謂時措之宜者耶曾祖諱珣祖諱礎皆  
隱君子考諱伯起假承奉郎贈右宣教郎室蔡氏胡氏前卒俱贈



安人胡氏欽州安遠尉嶧之女安遠名士女又賢也以配先生士  
以為美談三子曰大木右修職郎淮南東路安撫準備差使曰大  
中曰大臨皆業儒女二人壻皆進士嗚呼夷考世儒之學自先秦  
兩漢更魏晉涉隋唐窮經探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願以  
謂孟軻氏死不得其傳下到今若河南程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  
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於躬行其序  
自正心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於格物致知自盡  
己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至誠不息  
達於禮樂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  
師傅以肄業考疑往往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無渙然冰釋於斯道先生既葬修職以狀來曰先君未嘗著書所  
以傳後者惟幽堂之銘是賴子從先君遊久子實甚宜憲義不得  
以淺陋辭也謹次其狀且具列古今之學可考不誣蓋有待於來  
者銘曰

聖人迹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絲棼衰微滅絕塞道真剝削鬪儷  
攻於文卓哉夫子闢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不雜不溺醇乎醇相  
時行義覺斯民胡神嗇此畀窮屯我述墓文琢斯珉諗茲源委垂  
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薛常州墓誌銘

呂祖謙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家於永嘉  
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庠以馴行聞於鄉庠生  
強立始修補闕之舊續其祿益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  
夫光祿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彌敷文閣待制  
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於胡文定  
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  
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  
夫人胡氏亦繼卒于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  
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



南宋文獻卷六十一  
得岳韓二三人將兵閒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  
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荆州善袁溉道潔虛郡齋  
迎致之公遂委己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  
叟名晚遊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且荷笈之  
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  
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  
且往陳所學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  
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舍去道潔漫浪沔鄂閒  
諱其學絕不爲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  
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  
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  
合謝去遇道潔于峽而公旣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  
連敗數令公年尙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爲子敢  
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爲可爲今知其不可爲則可爲矣

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  
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旣獲乎上民賴以  
寬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  
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  
及兵交稍稍卽公咨計畫虜亮悉眾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  
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成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  
閔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兵  
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  
陳蔡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爲虜矣江淮仕者大氏無固志紛紛遣  
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  
營田棊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閒所治卽孫吳故宮自古江左  
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  
乃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策討論甚  
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



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廷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爲色槍仗皆中度候望扞擻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爲驗環邑溝瀆不濞夏潦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隊鈞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爲鬪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餽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殫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親

戚爲死決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旣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卽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旣而知爲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昇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辭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爲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閒盍以仁義綱紀爲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漏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



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度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爲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于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十共一牛犁杷鋤鍤鎌具六丁加一鋸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稟其家至食新罷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贏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冶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蓋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古

邦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媒者皆竦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爲多端糜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蓋少自絀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敝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狗名則趣辦皆狗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爲欺囊橐邇爲援則遠堅大爲閒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



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繪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盛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為政者或縱與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

總制嗜進者競衰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削而其億稍餼校軍興前五六倍吏翫法擿抉無遺算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歷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鐫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賈錢請更平直徒汰軍竟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亟封相繼多格于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卻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去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於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



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驚于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鑑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闕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隴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治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脈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為主驟見疏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偬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其為人平實質確本于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其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國志之屬藁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

先君子守黃公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某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滄既誌其壙法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為公一言乎詞曰墜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書夜不舍繫道之窮豈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乎長于長千君僅一施之乃沒元身故吳之蹟故邾之遺既堙既平其尚有稽

吳監廟墓誌銘

張栻

予自為兒童時即識吳君子通胸中坦夷善談論豈弟人也平時游公卿間以忠信自將一見即款熟久不以榮悴改自予先公與丞相趙公當國開督府嘗辟君蒞軍士之食及有疾病者逮予家居湘中君還自北即復來登門先君貶陽山陽山窮僻多癘氣時秦檜擅權焰烈原火忌疾特甚先公屏居闔關不與人相聞雖向來故吏亦有莫敢以書至前者君獨屢入嶺求見見必留久而後去年歲閒必復來太夫人在長沙君南來必持安問復視先公飲



食顏色寧健否歸以告君又與樞密折公善折公貶郴君亦每道  
郴問勞款曲方儉人帥潭羅網善類搜抉細故以訟檜君堂堂往  
來遷客閒自若不顧也先公與折公皆作詩稱道之其激義蓋如  
此君諱芾子通字也其先自武夷徙家湘潭曾祖惟忠祖仁信父  
仲明皆業儒君少而孝友既孤事母訓弟有聞於其鄉母病瞽踰  
紀君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爲孝誠之感也遊京師聲譽  
籍籍縉紳間廣西經略使呂源辟君自布衣補官爲屬凡所以資  
源者甚至其可知者如料莫公晟有他意欲消患未然及并省平  
觀二州以寬支移之擾力行法禁以革泉貨出徼外之弊廣人稱  
之盜曹成破臨賀餘黨未去君以檄疾馳入城保其資糧數十萬  
得無失使者議狀其功君力辭焉出嶺調官既入督府復就版曹  
辟爲諸路回易總領司主管文字已而從路公允迪往南京陷於  
虜深自晦其能亦屢以疑似坐獄不爲屈竟得脫歸請祠返故居  
遂不復出仕矣君論事纏纏聽者忘倦練習典故法令以至山川

險易財賦本末出入皆甚悉而又特精於醫始君少時父病瀕死  
而醫無良且玩視邀重利君慨然闕素問岐伯盧扁之書久而得  
其妙視脈如洞見五臟詳察其所以然而投之劑無不應如甘蠅  
飛衛之射郢人之運斤蓋心悟神解非庸醫守紙上語者所能睥  
睨髣髴也計所全活不可勝計在京師時士大夫私識其治法成  
書相傳以爲異及歸湘中鄉黨尤賴之入有持金帛報者卽謝不  
敢受家四壁立處之澹然紹興辛巳八月五日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五是歲是月祔于先塋實衡山武陽鄉娶黃氏先君卒再娶陳  
氏子以宗林宗元宗孫伯騏伯熊伯驥女長適奉議郎李蒞次適  
左迪功郎鼎州教授王起宗季適進士曠楊林宗屢來求子志子  
自念往在瀟湘君每登堂拜太夫人予以綵衣侍重親俛仰十五  
年間風木之悲遂成永感撫事追昔痛如何言而於君之誌有不  
得辭也又念予嘗從先公旁聞君道虜事甚詳云人心厭虜思念  
我宋不忘見父老屏處聚語有或至流涕者嗟乎此非國家他日



恢復之本邪近世士大夫計較利害強弱畏虜如虎曾不思天下莫強於義理况祖宗德澤滲漉之深耶子因敘君事憶君所嘗道者而喟然有發於斯言云銘曰

嗟乎體魄藏於斯魂氣則無不之也咨爾子孫歲時瞻省以謹以護致饗於家以敬以事以無忝於嗣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樓 鏞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爲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柬之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旼亦在蜀中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已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

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于屋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吏師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于傍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於杖下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改命公旣至剴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之先是以奉永祐贖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亦浹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



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盡力全活者眾倅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州陞辭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祇上命深自奮勵聽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卽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衍增田于學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贍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采舉眾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閒有瘦隱隨卽摘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爲戒而重囚苟有罣誤之跡

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子如初諄復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枵然入閱月而罷所蓄已四萬緡蓋公之儉勤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於家者移於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遊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宮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於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奧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於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



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挂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于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贊倅丹邱以父執事公公相與殆忘輩行泊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遊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于鑰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

矯矯李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之輒辦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邱之政尙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其天公平不亡視此銘鐫

胡少賓墓誌銘

陳傳良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由婺徙温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褒通判滁州君諱哀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爲後是爲少賓也少賓取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字守寅定女四人曩余問學於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眞往還全眞雅從隱君子遊閒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又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爲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者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亡恙乎曰旣亡矣



爲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賓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倔強年三十盡舍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黥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爲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卽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歡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影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不以語人乃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土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土龍名在天下士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爲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爲輟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且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爲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羣盜僅得官以死少賓稍貴亦坐言者謂尙

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敘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璞也而或以爲珉似也而或以爲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嗟乎少賓

迪功郎汪公墓誌銘

舒璘

汪氏之先自歛徙明之奉化家世豐其後有湜者倜儻好施晚學釋氏野服山樊時號汪長老今山中人猶能誦說其事長老生元之元之生康世世生高州助教邦式助教兄弟三人湛於友愛居同財葬同壟題其家舍曰歡同取陸士衡詩三荆歡同株之義公助教君之子也諱汝賢字季顏紹興末輸財佐軍補右迪功郎尉衢之西安吏謂公貴進易之邑有朝貴勢敝民山顧誣盜薪吏縮頸不敢決公直之執其隸杖之於州吏駭服斯人俄領漕計將逞憾羅織無所得乃攜撫細故符郡掬公郡將詹事周公操雅相知



置符不報已而吏郎王公悅繼之廉得其狀遣郡博士劉公敦謂  
公曰某在毋恐事不白吾寧臥家不黨使者枉小官漕不能罪尋  
丁助教憂免喪爲常州錄事參軍盡心獻議惟恐有冤榷茶之法  
園戶私粥其罪杖若商人則加等陽羨余商挾券而糶以私犯法  
滋眾公請之郡曰律設大法耳苟盡之則商旅不行而榷貨壅非  
公家利也願請少寬商人以園戶罪罪之任滿擬差監臨安府都  
稅院未銓量丁太孺人陳氏憂葬有日疽發於背力疾拜賓走邱  
壟治窆事及引哀容驚黑弔者駭之反哭浹旬而終清熙七年十  
有一月己未也享年五十有六娶張氏男子二曰伋曰份女子三  
長適里士袁良佐仲歸于某季在室孫男女各二公資稟溫厚恥  
言人過喜怒不妄發承藉前人遺業約已安分而用益饒其養貧  
族歸孤女修輿梁病者予藥死者不能斂予棺皆發於誠實可爲  
子孫法若夫儲粟以賑饑廣家塾以教鄉之子弟此公之素志未  
克施而下世矣是歲饑伋捐萬斛食饑者有司以名上贊書褒加

特授迪功郎薦饑伋又出萬緡糶粟賑施且將築館延師以紹公  
志嗚呼積而能散散而不失其所者誰歟有志不克施有子而不  
承厥志君子以是知汪氏之澤未斬也既祥卜地於縣之連山鄉  
廣渡舉葬以十年三月之甲辰璘論撰公之世出行實遺諸孤俾  
乞銘于立朝之君子伋份泣拜曰知先人莫子若幸終惠乃感慨  
而銘

天之美利匪私於人勿專勿壅何用不仁溫溫君子積而能散我  
謀斯臧厥子肯幹百爾來止毋替前徽天道無親栽者培之



南宋文範卷六十七

南宋文範卷六十八目錄

墓銘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葉適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葉適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葉適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葉適

厲領衛墓誌銘

陳亮

孫天誠墓誌銘

陳亮

何茂宏墓誌銘

陳亮

謝教授墓誌銘

魏了翁

知南劍州洪公墓誌銘

陳元晉

吳公墓誌銘

陳耆卿

黃君墓誌銘

文天祥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字也壻曰孫楠黃庭陳仇吳珩庭嘉  
泰進士孫男四人曰壻曰屋曰圭曰堂嗚呼余與夫人知爲家者  
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  
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溫溫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  
聽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葉適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  
生傳科舉舊學摩盪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  
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  
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于當世公  
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太學則張敬夫  
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眾乾道八年策進士殿臚定  
公對第一奏人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除太學

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  
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  
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  
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  
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  
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  
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  
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出殿不返舍改秘閣修撰復兼贊讀  
不至今上卽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御史  
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  
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爲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  
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  
葬于帆遊鄉對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  
轍師樸師樸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



熙徐冲皆壻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于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旅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者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宏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啻於古不狃

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厯上極建隆以達于紹興之後將櫛理絃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爲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彙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其倖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爲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于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讒之慘者奪其眷忌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爲時所向而謗譽雜于朝市疑信易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始狀其行于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



陪公遊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于墓上以記余之  
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制度百  
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為辭華乃學之餘內聖  
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  
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  
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纍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  
樂欣欣有橘之蔽有菡之芬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澗村泚矣  
南塘二物則存公乎云亡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葉適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異祖惠之父仁靜朝奉大夫致仕  
上為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  
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  
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學終其身不

私已見為足不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為  
多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僭竊存大分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至  
于天文地理今人以為不必講并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  
能使文與事會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  
既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漢唐英主遭  
時雖異各競欲為之心厯歲不渝終獲已成之效陛下即位三年  
矣羣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  
兵為大患揅患之策幸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今之募兵陛下  
欲為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鑑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  
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  
既得聞兵數與費嘖嘖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  
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為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繇是知公稍遷  
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曰國家徒倚  
世將扞虜而不為蜀慮叛臣歲舉緡錢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



饋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閣天險漢中興勢遮蔽于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利爲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領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覆語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爲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于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臣其危之上莊而不愠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禪於重華宮詔復爲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閤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所以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歲飢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餒瘠滿道此爲何時而容侂胄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苦侂胄倘遂因公請與節度使放之外禍禍機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賊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胄有而公爲冲佑觀者六然侂胄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爲冲佑觀既殺侂胄召用舊人除公



百宋文鑑卷六十八  
五  
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屢移疾以修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災殍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卽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繇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鬱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奠枕民畫像祠公家爲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絕運道將進之濠壽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糧仗募士鏖擊遂降卞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虜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歎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悉散遣之公旣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稱治暇日作治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迹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

衣排戶以告爲寶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尙書天下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卽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己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說光宗不用後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于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爲之會也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侂冑首縛送李全而以泗州五千人還虜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魚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計聞上嗟悼遷學士于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辰進士迪功郎鎮江府司戶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戶部提領酒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徒縣丞女之壻曰



秘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棊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貺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冑廢比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猶纂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卻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情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有本源行潦之溢公毗于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南守冲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常自若致虛用實推其所爲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異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力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葉適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始冠第進士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又爲泉州晉江丞

公穎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聞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遷博士於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閒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諡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般高宗諡改高後爲少卿諡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公言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卽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居茗雪翫愒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而



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儒者之政歸於正己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籩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闕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之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

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旦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朝廷既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四年某月日葬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挾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斐几茗飲冷落成窮遊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眉疏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疏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英雄竭海摧嶽又粹以慤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



詩哀而勿慍

厲領衛墓誌銘

葉適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元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元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論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他郡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于邵州九年二孤倬侯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于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士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

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于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閒不欲絕也嘉泰中邊事將動謀妄言虜衰有證宜卽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援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其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旣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繇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于喧忿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人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于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褒衣大帶掌握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眾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



南宋文獻卷之六十八  
九  
虜驍將于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于朝使代李爽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君召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効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里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侯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旣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絕聲及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旣豹變剛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孫天誠墓誌銘

陳亮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謹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較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尙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闔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衝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閒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會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尙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旣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



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爲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而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況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諉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墾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何茂宏墓誌銘

陳亮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

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桀以志氣自豪嘗欲奮于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疏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于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偃僕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



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惜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表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闕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尙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日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于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

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謝教授墓碑銘

陳亮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遊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莅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忤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閒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



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渭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于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為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修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竽允成實相為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知南劍州洪公墓誌銘

魏了翁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

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娶董氏贈魯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禿節龍荒十有五載比得生還復與時忤終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生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以文名擅當世今之為世家言洪氏盛矣若南劍使君則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太母母皆沈氏皆魏國夫人君資稟英悟加以生長見聞不繩而直方忠宣南遷文惠繼免君力學任家娛適親意而忘其謫平生侍文惠薦進無虛口而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惠嘗語魏國是兒志趣過人克家子也以忠宣遇郊需補官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鹽司幹辦公事湖湘饑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廩捐直以糴且督郡邑覈除苗田民汔以濟用薦者改秩知紹興之山陰邑號多訟異時于省于部于御史者靡有虛日吏巽懦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閒率夜漏未盡致兩造于庭片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為回撓事二連帥或侈用咸橫斂否則恫疑



虛鳴以責羨於邑君嘆曰吾甯以罪行剝下媚上所不忍爲也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守新安時得范公于郡戶曹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內交焉史公于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暨得山陰治狀期以職事畱之君以母魏國疾辭焉調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魏國疾革君侍膳藥衣不解帶至執喪幾毀旣除終不忍去文惠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戍之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守吾可復行乎未數日文惠薨君實顯喪事比再免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爲學士主睠方楸人謂君門地人物將自是升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桂陽軍判官事守知君賢調理細大罔不諏決君亦樂爲之盡通判鄂州常攝守事郡有黥卒號余夜義聚亡命出入襄漢聞急之則逸他境緩則復出公召游徼授方略遂擒以獻封內帖然自兵火後公私垂罄學無公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廩士與教者覈隱田得上腴數百頃悉以歸

諸學攝事未幾郡以大治差知武岡軍陛辭以二事爲言曰襄漢鄂渚之屯舊隸岳飛號岳家軍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尙勁挺可用願効用之廩率信長行有奇爲壯士者非効用則弗屑而主將吝嗇自封奉以長行之給募流庸此緩急可恃乎光宗嘉獎再三且謂三衙亦有此弊莫肯爲朕言者卿文人而熟兵家利害畱心國事乃爾卿來自邊場有所見爲朕罄言之君遂奏沿邊屯田自中興以來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蓋火耕水耘非土所習而督將亦非閑于農事者歲收不足自贍旁近民田至羅其擾故不若罷之便光宗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材姑往新任伺邊帥有闕首當用卿矣武攸爲郡民獠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擅入溪洞征科戒民毋敢賤市獠物郡多盜君諭以利害俾各歸農賈亡何配隸王文彬等六人夜踰城剽掠民之產懼且覺則將開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爲變君迹捕盡得之以尸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奚賞之云乎識者益以是服君郡



計舊仰給永邵邈不相應君條奏乞以郡所上銀綱于總領所敷于二州而畱賦以自給朝廷從之迄今爲便尤篤意學校延登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攸爲郡餘百年守之祠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四年秋霜殺稻郡爲甚民大艱食吏以令訴苗傷者毋過八月十五卻不復聽君因入對爲上言令固云耳然霜苗率後此時令弗及也且援蘇文忠在杭日上時宰書論風災事乞下敕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爲邦本今賦墨成風腴民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所畏忌人以爲難京魏公欲畱之卒爲忌者所間以親嫌弗果差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里居凡三厯任蓋自是不復有當世意矣君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聞于時居家以孝友著所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錄論事上前疏暢磊落人主爲動名卿才大夫鮮不知者顧階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有一而仕不過二千石以歿此豈其所馮弗

厚抑亦介特不肯與時俛仰者固其世然耶君將易簀遺令曰處州之族于忠宣同曾祖奕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母弟某府君無子其以處州從弟棫爲之子以遺澤官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棫之女兄歸趙成公故成公狀君之行于昔旣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銘于某旣辭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邑戶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僭蚤世女子六人歸奉議郎知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南恩州陽江縣令廖公輔朝請郎知連州張履信鄉貢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軍錄事參軍邢諤宣教郎知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藺荀萬皆將仕郎芮君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年正月己酉兆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於皇蓋臣蹈誼執方顯允良拂襲慶承芳有請其華猗奕以昌胡



甯維君厥用弗將匪云弗將聞兮以章秦魏之從君居允荒在後之人率履弗忘

吳公墓誌銘

陳元晉

吳公次周名墀撫之崇仁人其先自宣州來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為士家公娶熊氏則雷州使君某之孫也子男二人曰應符曰應則應則先公六年卒女六人其壻曰蔣特立管鎰孫林鄒某方必中黃京孫男二人宗元宗範女四人歸郭鈴黃墳餘尚幼曾孫女一人紹定四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葬長安鄉石下之原公宿所營度眼中山也公少而孤踰踰從二兄後不齒家事一意嗜書欲自立累試場屋不利則投筆焚研閉門息交尙友方外習內視納息之術澹然若與世相忘者歲量先疇所入以為日用之度僅僅自給不為蘊利多藏計獨厲其子以學隆師市書雖費不憚公既屏居簡出里閭多不識其面余與公之子節夫遊亦未嘗獲接公談嘉定辛未待對集英一日或

邂逅節夫侍行徜徉蘇公堤上余愕然揖謂公胡為乎來公曰應符之齒壯矣而未有以厭吾望方規試上庠而病焉墀懼其躓而護之偕來余竊嘆其百念灰矣足不出閩而斬其子之有成至輕千里不為難亦可尙矣旅舍往來款語數四公每言生平涉世多艱官府不能無望誤以不辨自明鄉鄰不能無欺侮以不較自正疆畝不能無侵奪以不爭自定清坐靜觀自覺吾味差永余以是益心敬公蓋有見到處不可及也嗚呼今之人譎觚以示夸掉磬以求勝鉤距以矜巧圍奪以自肥者視公所為不詆之悞則譏之拙然宿禍生孽多以自斃者又安能壽而臧全而歸如公稱鄉里善人耶余因因憂服中亦何能文節夫再三以銘請辭不獲則為之銘曰

世途爭熾心地夷式安且壽全而歸尙永厥後視此碑

黃君墓誌銘

陳耆卿

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州詹公



父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官思其賢經紀之  
振耀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  
霧居子生誥自誥至允章三世咸有祿位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  
大中子十萬封承奉郎十萬子楫中第不覓舉以通直郎老于家  
君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恥爲章句師旣冠薦第三明年奏  
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鼠輩相出沒見君尙少年薄易之君與  
其屬約曰必勦是吾始貰汝賊有鍊彈子者負險格敵君躬擣其  
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歉檄君覈視君語其輔行者曰  
吾敢忤太守邪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  
名君爭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  
部見在在積粟不類歉歲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饋食  
每觴客胥卒供煩費旋以追逮文移暗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  
甯餓死不敢太守聞爲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以歸尋令上杭嚴  
吏而寬民緩財而不畱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投牒卽理未可賈

育莫奪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齧數令君疏之郡論如  
律縣主鬻鹽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  
知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爲一籍賄至籍  
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寃不堪命君蒐獵見底裏重寘吏於  
法賦始平方將脈縷源流爬梳隱瘼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  
甚予嘗行其野民頌君一舌洎謁入見君竟日據案問有暇乎曰  
無能強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固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腴竟  
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四十四娶徽州  
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子每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  
尤難兼之而發蚤者倍難也知君兼之而發且蚤矣矢激石裂雲  
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發之早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  
才與志而洩汨以壽偃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非也君兄名清之  
少相磨以學凡同學諸老生咸謂君久且大君仕竟天兄未官扶  
通直哭失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凡子所掇拾以銘君



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傳首曰汝無父有伯父耳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寮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鸞停鶴矯森羽翰跬視層雲莽無邊逆汝吹汝繫弗騫豈獨汝泣人共憐自古有死誰百年壽跼不若天回賢嗟哉澤民臥幽阡光氣不沒珠藏淵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文天祥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為殮附於身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歛獻慷慨重懼前輩言行久遠沈湮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強世爲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郎調靜江軍節度

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爲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閒日與其弟自提版輿相羊爲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爲才風有司頓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爲泰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韶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任自江上平凡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獎拔殆盡時論以先生爲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于子弟尤工爲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奇



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于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  
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爲門  
戶先生惡之如惡臭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  
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閒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心屢空以至  
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  
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妣涂氏先十  
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長  
天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  
許適龍氏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  
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容齋雜著若干卷家庭  
謾錄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  
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  
懷古人

宋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林景熙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  
至貢士公其閒或隱或仕雖仕或不顯若裔於天矣而名父子難  
兄弟哲夫懿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而龍泉葉公銘  
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裔于前而豐于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  
貢士諱某字某生嘉定己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大父諱某故  
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初叩闈不報歸  
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濬之其學通經濟而  
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銜於葩藻淳祐己卯薦于鄉景定  
辛卯再薦黜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庵出壁藏數千卷丹鉛  
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羸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  
會運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遊戲儷語亦關治教時宰  
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曰是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  
望道之得行也時未可進退以斂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變



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有四矣戊戌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怪壹以忠信篤敬為受用根柢人亦薰德而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為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舊藁若干卷謂文未喪天後當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之自明明非外皦惟退于時乃進于道好醜千年孰壽孰天講學之功乾涓諸老

南宋文範卷六十八

南宋文範卷六十九目錄

墓表 墓碣 神道碑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表

胡銓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朱熹

何叔京墓碣銘

朱熹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朱熹

安人王氏墓表

朱熹

羅元亨墓表

楊萬里

教授魏元履墓表

張栻

少傅劉公神道碑

朱熹

直祕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朱熹



南宋文範卷六十九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墓表 墓碣 神道碑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表

胡銓

向公諱子諱字伯恭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  
 從姪也父諱宗明武德大夫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贈開府儀同三  
 司世濟其美公生而穎悟絕人弱冠已嶷然有立元符三年以后  
 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越明年后崩以恩遷雄州防禦推官久之  
 除鎮南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累官至右大中大夫終于徽猷閣  
 直學士公之云為則吏部侍郎汪公應辰所撰誌銘詳之而其子  
 朝奉郎新知興國軍澹以公遺事屬予表其墓三請益堅乃不辭  
 而聞命公為發運在符離時偽楚與南都尹有連遣人往合肥有  
 手書至尹所公檄諸司密切體訪尹不得已繫偽楚使人于獄公  
 乃稟大元帥及早屯南都以息奸宄異志若擁兵東下某孤軍恐



不能遏誤國大事既尹果以財賦不足為言公即辦三十萬緡報帥府以伐其謀後聞偽楚所遣使人自合肥還是日即召執政議事至夜分罷翌日乃請元祐太后聽政冠以國號收前手書不復施行矣為民部貳卿也虜使在廷其議頗秘公約同列請見上及陞對公云虜人莫測當審度情實毋墮其計中宜飭邊臣嚴備論奏甚詳時翰林學士朱震卒上深悼痛遣建國公臨奠公云師道久廢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可以風化天下上曰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因乞安國諡并春秋序及薦尹焞顧問再三隨事敷奏移日左史潘良貴侍立彈公久勤聖聽公退即上章待罪且乞致仕略曰身叨侍從職在論思入覲嚴宸疊蒙清問但欲丹衷之罄不知寸晷之移遂至糾彈是為過咎上批向某無罪可待所乞降詔不允且令具當日奏陳事迹宣付記注良貴亦待罪乃增入無益之言之語主上以為面謾以公所論奏宣諭宰執且曰豈謂無益况榻前語何由得聞良貴亦

特放罪于宮祠公求去不已乃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今年實隆興二年是以為其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朱熹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某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于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于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為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為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閒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



而悔之君誠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由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早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于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以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

李君繪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子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

何叔京墓碣銘

朱熹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遇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余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因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



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尙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聞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旣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益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慾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是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

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已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也子男玟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玟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旣書其最納窆中然聞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議論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



而惠繹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乃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啟于家而尼于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朱熹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技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陷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

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徒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升宣和中爲秘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土曹事亦以文行知名早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某某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滂疫君以檄按行拯療



極力全活甚眾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以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餽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至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眾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

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子樗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附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太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予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早從君遊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邱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安人王氏墓表

朱熹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于茲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慙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旣蹙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面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



其重也乃不敢辭按其狀則簽書東川節度判官廳事盧君蹈之  
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  
諱延妣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宜人何氏  
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濯蓋范  
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榮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  
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  
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闈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  
范君始為仙并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盧山縣事夫人  
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閱具獄晨夜寒暑不少  
懈夫人猶從旁從與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沒世之寃也  
故范君為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有助焉范君既  
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  
二子得盡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為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  
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為門閥汝曹問

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  
釜為也二子以是益自勵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  
取蜀人高其行東遊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  
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習而忠君愛國惻款無已識者  
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  
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  
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聞者皆  
以為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為疑夫人曰禮  
不為嫁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為洪雅配得不為芸  
母乎即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為難歲時典祀身親蠲潔  
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御下一以慈恕至其平居教詔子孫援  
前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皆可書而誦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  
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盧  
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人後以子贈安人仲黼今以通直郎為國



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爲彭山令先卒  
女五人一適王晞孟一適趙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所以  
相其夫而成其子者盧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至其出少子  
以後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處變事而不失其權  
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爲吾  
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

羅元亨墓表

楊萬里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爲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士第負其有慨  
然欲竭才力爲國立功業卒至於憊以死以不遇壽止於六  
十有一官止於左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元亨  
之才元亨之廉勤而止於斯天邪人乎天也亦人也始元亨承武  
岡軍武岡縣時大寇楊么窟穴洞庭狼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大  
將岳飛討焉元亨以飛檄督饗於諸郡至全州通判范寅秩挾家  
闕心輕士大夫元亨屢撼不動一日往哀懇之范盛氣大罵曰公

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元亨抗言責之曰寇在心腹王師遠  
來不宿飽公忍坐視邪臣子之義當如是耶范恐愧其坐人卽發  
帑廩以應然用是銜元亨元亨不顧也已而元亨宰靜江府荔浦  
及永州東安縣凡兩遇范爲部中監司數窘元亨卒不得絲粟罪  
然元亨自是困躓晚乃教授德安府府學用諸公薦改秩左宣教  
郎而元亨老矣至安仁數月境內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狀於朝  
丐頒其條教爲州縣式廟堂欲用之而元亨病革死矣蓋紹興三  
十有一年九月某日也其在荔浦民世爲胥於帥漕憲司怙其勢  
意氣橫出視令亡如也令往反折節隆禮以就焉介其譽於上官  
否則與爲市故多犯法不輸租令惕不敢訶問稍忤焉則飛語釣  
謗遠者莫考近者逐二十餘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  
然者白於三司請再犯者得逮治胥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  
范運判修怨移以丞邪陽受牒鞫獄衡州先是衡有浮屠弱一孤  
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徑山宗果之徒也宗果以才辨得幸於公卿



要人孤兒每訟田於有司皆觀望宗果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衡州十里所宗果遺書於元亨啖以惟所欲或當塗薦章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既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舉田以歸孤兒諸公大驚及秩滿歸家萬里私怪其蕉萃以問其子全略全略感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盡於爲邑矣竟日坐聽民政飢甚則入屏風後卒索食未徹聞一民揖於庭則又屣履而出迨夜過丙事已民謝去倦臥於屏風後率以爲常未幾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安仁卒死於勤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也已曾祖諱軒祖諱伉皆不仕父諱佛以經術爲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承事郎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卒子四人全略全德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妹壻楊萬里復表其墓曰

嗟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爲己憂而不慄上官之含怒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寃矣雖然元亨之賢蓋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寃吾時爲國憂元亨之才而爲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嗟乎攫己者醜諛己者奸同己者扶異己者顛今之君子此病未痊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禍已如此況復有大於此者耶然則乏才於緩急之際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怪也已不足怪也已

教授魏元履墓表

張栻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旣爲之志以內諸隧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於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歿若以此屬於子則于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揆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耀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羣方是時建寧多



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遍從諸長者遊閒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有所諳究爲文章長於論議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於親黨卹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爲之其居鄉遇歲飢則爲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爲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爲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爲其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置大抵其爲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遊江湖間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爲義類如

此元履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辰知建州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爲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歲詔舉遺逸轉運判官芮公暉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實當國也元履辭旣不獲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修德爲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爲言以爲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爲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晷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於朝而葺之其春釋奠於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爲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爲允他日又白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尙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



不見用未忍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己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爲台州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效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閒紬繹舊學將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遊者亦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招其友朱君燾至則盡以終事爲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歿於正寢年五十八妻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兒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長孝伯國學進士孝聞尚幼所爲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于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其他有不遑恤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眾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

哉而世或以近名訾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怠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  
漢張某述

少傅劉公神道碑

宋 燾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琪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爲書授其弟珙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琪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琪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其父遽至此邪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其父之責乃吾責也卽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棫所爲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



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  
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  
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秘  
閣建炎三年擢充秘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  
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四年除  
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  
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  
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鄂  
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  
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  
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  
歲罷復爲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資英毅自少卓犖  
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  
十萬眾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兵圍其

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敵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旣以節死公  
扶喪歸葬號天泣血必以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  
營使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  
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  
以千人渡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  
計事爲設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  
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  
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眾數  
瓊在圍城中附賊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  
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  
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  
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敵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  
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  
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



南宋文苑卷六十九  
平與敵遇戰不利敵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  
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  
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  
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  
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  
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請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  
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  
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  
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  
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敵諜知  
我有備引去明年敵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  
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  
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飢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  
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

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敵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  
論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強弩於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  
盜不以公言爲意敵猝至不知所爲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  
爲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  
卽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  
曰敵旦夕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  
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卽復馳至饒  
風列營拒守敵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閒道犯祖溪  
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留  
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  
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之遺書玠與訣玠持之泣下  
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  
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敵遊騎甚迫玠夜不寐起  
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



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慙歎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徒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敵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金大軍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于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爲動敵知不可攻亦引退自敵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更爲浮言相恐動力謂張公徙治潼州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勝毀之公亦以書力爲張公言此已爲死守敵必不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奈何張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敵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爲我語羣盜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敵已遁矣蓋方敵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敵

既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眾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金大酋撒离喝兀朮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于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給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



乃履霜之漸不可長也卽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旣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模略做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臨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辨也在鎮江會金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劾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爲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弃之市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旣而敵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敵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復以和爲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大異大愬索之急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戎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儲器

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有六年和議果敗敵騎直抵采石瓜州江津幾不守於是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戎開府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身殉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政則又愛民禮士敦尚教化決姦摘伏不畏彊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旣歿然後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敵而其識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配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歿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而



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爲多遇族黨親疏曲有恩義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爲長次瑞承務郎出後公弟秘閣公早卒次珩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尙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於今賴之於是旣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曰陂其平復畀人傑俾扶厥傾薄言試之于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卻于秦偪仄飄搖一士之得厥猷以昭再蹶于梁莫相于死亦障其衝校績愈偉岷嶓旣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佚我司其勞曾是弗圖讒口嗷嗷載北載南倏貶其衰曰和匪同識微慮遠豈不諳諳卒莫于展我林我泉我寄不淺莫年壯心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克咸厥功豈不感之又毀于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朱熹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帖危之辱久而未報寤寐俊傑以圖事功旣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人博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于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國以大競仇敵讐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裔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閒墮阨淪謝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而不及究其所爲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秘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珪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官從事郎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義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類試皆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爲考官讀而異之第



以爲首選而同列有病其言者抑置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  
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  
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  
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敵騎已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  
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開口論議皆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  
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  
試除秘書省正字改宣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  
和議金使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公亟  
見趙公曰秘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敵  
而可使腥羶之乎趙公竦聽卽爲改館旣而使至悻傲所議多不  
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旣具草而駭  
據引卻者眾公乃獨手書詆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  
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金歸河南

以嘗我檜方自以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願今日之義則有不  
可不爲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  
今朝修之使未遺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  
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已也益怒公亦以先墓久  
寄荆門中更變化乃謁告奉樞歸葬故鄉飯蔬帶經往返數千里  
旣窆卽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  
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事荆南戶口舊數十  
萬寇亂荒餘無復人迹朝廷爲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  
而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  
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下  
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爲戶部者  
又其姻黨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加賦於民以塞責公持不可  
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爲也無何孫去復言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  
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同時去國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



記公前議勞問久之公因進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  
慾爲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  
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公  
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檜黨暴起秉事者忌公前輩  
不肯媚事已乃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出之公辭行復奏  
言今日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  
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  
妨遠圖是以歷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畫爲  
邱井倣古助法酌今之宜別爲科條以令政役則農利修武備飭  
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  
至詢究利病按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一方久  
計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爲當改利州路  
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宗藩并建而儲位未定  
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劄至和嘉祐間名臣

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  
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  
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珪可謂愛君  
矣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  
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旣至舉大體盡下情擇丞史  
任之郡以大治蠲屬縣負課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寬與  
之期縣感公誠意輸將唯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  
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  
大服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  
巨艦其人訴於州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  
資海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爲  
浸潤以去公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與號訴於  
朝公禁之不得行遂邵武僦舍以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  
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字疑義公亦孜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



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  
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  
八卒享年五十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卽皇帝位  
父堯子舜海內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  
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歷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  
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誠孝實得之於天其學  
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所  
議屯田常別草具其施行之日數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總師江  
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張公尋罷亦不果行識者恨之公累官左  
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  
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  
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  
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爲朝奉郎江東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念茲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玘

其壻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旣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魏君揆之狀  
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  
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愚晚出何  
以及此然惟先人爲史官時實常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  
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  
旣沒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爲講畫反復辨告蓋惟恐其  
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乃受其書考  
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廣博易良不耀其章不劇其方斤斤其容坦坦其行懇  
懇其言循循其政剛毅勁切以時發之資育雖強孰能奪之晚殫  
厥猷遂啟明聖萬世之傳一語而定凡今有慶孰非公功我銘斯  
闕以詔無窮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南宋文範卷七十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神道碑

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贈特進程公

神道碑

周必大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準等持兵部侍郎楊公大灋所狀行實屬必大以銘予與公同年進士數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何敢辭恭惟孝宗皇帝聖學高妙厲精政事尤有知人之明惟公歷兩省六曹以該洽直諒見知相與論道統評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身殉國思為朝廷植悠久之計其在外則心平愛民長慮卻顧未嘗便私自營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為恨及事壽康皇帝與念舊僚疊加恩禮而左右乏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仕進得謝於家盡發所蘊著書立言啟迪後生蓋其自幼至老襟祥卜祝無所信玩好技藝無所嗜惟通經評史考



古驗今一事未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始終大概如此若乃爵里  
議論則可一二數公諱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周有  
休父封於程地在關中子姓散居西北有開府儀同三司靈洗者  
效節蕭梁著功於陳封忠壯公南史以爲新安海甯人卽今徽州  
休寧也厥後或北歸或遂留故公爲休寧人曾祖晟娶洪氏祖士  
彥娶金氏父昞累贈正奉大夫妣淑人陳氏世積善尙義孜孜教  
子至公穎悟殊常兒十歲能爲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  
一試卽預選學官爭爲延譽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  
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  
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三十年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召朱熙載等  
再召劉儀鳳等皆辭上命宰執擇人不許辭以公應召仍諭上旨  
遂除秘書省正字改左宣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擢著作  
佐郎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公因輪對尋命百  
官條弊事公又極言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

日故投夜還稱詔啟關或言顯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  
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  
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奸又論  
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  
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  
爲不平也上聽其言三皇子就傅遴選官僚九月以公爲尙書駕  
部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  
講十二月丁母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爲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  
恭邸贊讀八月遷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禮部侍郎一時文  
柄舉屬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五年  
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對選德殿上曰朕治道不進如何公知上  
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卽奏陛下勤儉過古帝王北虜自通和知尊  
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使政事日修則大有爲之業在  
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



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則在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是也獨病風俗太奢用度不足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有著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上又問卿更有何事為朕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方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困省闕何暇議大事急先務乎往陛下嘗增左右司為四員若漸復減員分以委之中書之務清矣後數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蓋公求試民事故以鄉部寵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越帥多大僚適歲豐酒稅溢額漕臺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挾朝命括羨財且將增額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今德公七年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九年歲儉出錢千餘萬緡代輸贛吉臨江南安四郡五等夏稅折帛遏饑民為盜之原又遷吉州造船場於臺治以省費革弊凡吉舊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

坑桐塘兩堰捍江四十里護田千三百七十頃民居陸地又三百頃堰壞四十年歲罹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遇代積累欠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清熙元年冬詔可凡乾道七年八年諸路欠賦稅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歲滿再任進告不下宰執問其故上曰程大昌職事修舉自合加職乃陞祕閣修撰二年四月召為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六和塔僧以鎮潮為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加預買折帛正額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皆徭也僧寺既違法置田復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况自紹興二十二年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銳忠武軍以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戚世明兼訓練援例請增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說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公言辭以止辭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



南宋文獻卷十一  
三  
矣上以爲然舊法宰執初除轉廳皆有給使減半其後太尉使相  
三少而上往往取旨視樞密使都官用例浸失法意公請自侍從  
而執政自執政而相則爲初除法當全與餘爲轉廳皆減其半遂  
爲定制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給事中江陵  
統制官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謂曲在軍人坐徒豫  
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一體逢原已削兩官降本軍副將  
矣康與之在紹興時以詆諧進後坐事長流廣南至是有與爲地  
刊除舊犯還其資歷公封還勅黃上喜曰待遷擢卿其益盡心毋  
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原道辨尋易名  
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選侍郎兼同修國史舊小使  
臣注令尉若監鎮兼煙火者驗老病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讀律  
且詰其大指不通者輒罷遣八月兼權尚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  
尚書公遇事啟請知無不言如論軍中強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  
人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膂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官用違所

長宜留寘三衙又欲酌紹興舊制命諸軍挽強轉資稍示勸誘又  
請究歸正僞冒裁減添差以寬州郡面奏堂白累萬餘言會舉行  
中外更迭之制公力請郡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陛辭上  
諭曰凡有見悉奏來自南渡後泉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輸銀  
二萬四千兩諸縣並緣苛斂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末有司持  
之未下明年首爲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絕後日預借又蠲前歲秋  
苗之未輸者八年春汀賊沈師作過詔并勦其徒公請罪止渠魁  
赦其裔從仍許徒中相糺可使亡命解散不然數州挺亂是堅其  
附賊也宰相然公言奏行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漳州山谷  
閒距城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戍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逮夜力疲  
搏賊不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翼統師裴師武出兵師武置司  
在泉謂帥符未下不敢擅興公手書趣之曰事急矣如帥責君可  
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裔從之旨散榜以閒其黨師武至漳羣  
情頓安捕獲謀者十餘曹皆積藏兵器謀刻日縱火爲賊內應微



公先事從權趣師武行漳且屬賊矣太守劉立義郡人今左司郎中鄭公顯馳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公之賜也終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南京鴻慶宮自公爲郎首侍壽康于王邸多所寵益其後閒謁東宮必款語移時嘗用家人禮許見今上及公主親取寶器酌酒飲公受禪之初與宮僚一等推恩紹熙元年加寶文閣直學士旋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歸是年超進龍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三積官先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吳興溪山之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縣梅溪鄉邸閣山規營瑩域未成而卒淑人陳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百日值方臘亂父母攜匿谷中祝曰兒若貴勿啼自是悄然旣長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嘗省家事賓祭孔時淑人力也年七十六遭公喪謂諸子曰吾得從而父足矣病不

服藥後公四十七日安然而逝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準朝散郎新通判太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縣事覃宣教郎新浙西茶鹽司幹辦公事三女適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鄭汝止次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早亡孫三人端復登仕郎端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女三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濟漢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捨經泥傳注失禹貢本旨者一皆正之又爲山川地理圖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博洽重許可讀之大歎服謂不可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天語嘉獎今行於世別有演繁露六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四書各十卷北邊備對六卷書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爲一論抉隱正譌尤有功於學者嗚呼若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浩浩千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絕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勤精士之指南公之寶臣其在兩禁昌言復君使於



四方仁心庇民胡不弼諧迄其經綸歸而著書極道之貞既沒言立庶幾不泯自歛而湖肇自于今有式斯阡尚考斯銘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諡節愍王公神道碑銘

樓鑰

嗚呼靖康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仗節死義之士絕無而僅有人皆以為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應至是不思自熙寧時當國者唯務變更尚同忌異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於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宄則鬪茸貪黷之人禍變忽起搏手無策首尾橫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能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機智勇辨忠義出於天性而又有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敵卒殉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

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可無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為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二子仲子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諱旭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閒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於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概事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流俗閒頗以俠自任聞士大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為道士靖康敵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



守禦使司幹辦公事寇先攻通津門拐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  
選健卒繼而出戰寇失利小卻錄立功姓名爲之謁都城守禦使  
孫傅傅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邪願以便宜  
從事傅從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拐子城寇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  
月戊申寇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慥曰事亟矣請  
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  
宣等率眾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實欲劫內帑公復乞以慥  
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股栗聽命或云始公欲入而  
未得日埽李丞相邦彥之門會有旨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公又懇  
曰此某效鳴之時也李攜以入忽於殿下嵩呼欽宗愕然使問之  
卽大言曰臣眞宗朝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自  
進比歲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眞不可盟果如臣言今無他策  
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  
上皇挾諸王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劔以

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可除尙書兵  
部侍郎旣拜賜以出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數萬人悉願效死幸陛  
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勸上幸青城者宰相何  
楨已主和議將用其說上以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  
上悟曰倫之言是也楨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公怒髮衝冠楨  
叱曰若何人敢至此邪公亦叱曰爾何人乃至此邪又面斥其不  
材寘謀必誤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楨怒謂  
狂生言旣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  
公執御批立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楨畫旨送御史府將置之死  
地賴上全護獲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  
械公皆不拜止循修職卽已得閒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  
問國璽安在何不齎迎大元帥康王聞韋拱侍淵得璽遂行會聞  
大元帥已次南京卽與淵倍道奉璽勸進高宗移蹕維揚公走行  
在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卽轉



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  
詞略云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  
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金帥粘罕悍甚公與之抗辨旁若無人  
罕憤怒雷之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尚未  
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夕死爲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  
永年曰二聖太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此  
天所贊也卽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宮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  
之信通焉一日粘罕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爲桀驁公藐視之語及  
契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與大金先大聖結盟海上約爲兄弟大  
金與契丹相持師老糧盡使使告急卽遣兵進援於委頓之時使  
成雲中之功豈非有重恩於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屢請南  
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  
炭但知貪目前之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喪失人馬不  
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江深入崎嶇敗衄

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  
復讎盍爲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好使南  
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爲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  
也當達此意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  
輩於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決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  
意爾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爲人眾能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惟公裁之粘罕不能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  
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畱曲折賊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  
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一從  
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粘罕不從遂攜皓弁書  
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金遣李  
承壽王詡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不辨此召問之  
公曰彼性貪但邀賂耳上問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  
足矣上聽取去凡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爲之公袖之以出徑入



驛與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膝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在敵中知兀朮幾爲我禽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覲上親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僞齊授館於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無他報謝訃音迎護梓宮而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無貳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鐃餼廩增兵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爲也金遣陪伴以九月渡河見帥撻辣于涿州問過淮已久何來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往睢陽者數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樸內姦營私培植刻民怨神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他日不爲大國之患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帥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否

公曰皇帝聖孝神武臥薪嘗膽志在恢復但以天下爲度不忍輕言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倘欲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害淚滿茵席撻辣顧謂兀朮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金廢豫使謂公曰歸報皇帝疆梗埽去自此和議無復閒阻但有擋議者須不倦以終之於是仗節來歸上在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明年又往見撻辣于邠州出諸軍招誘蠟丸旗榜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沿邊日獲姦細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款兵相啗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講信修睦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束豈復敢爾二酋相視無語初公之族有畱京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擣敵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驚無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不幸斯事未及發而謀泄金捕存黨囚之地窖至是知爲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既還改令入官金遣張通古烏陵思



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上因賜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  
劉齊之廢否始因王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重之  
如山斗真社稷臣上欣然領略於公益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別  
以金器龍腦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爲迎奉梓  
宮使兼請太母淵聖祖宗山陵上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  
盡聖情公泣拜以辭期於必濟既見撻辣具宣上旨願親見郎主  
敦請撻辣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  
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行既見金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金主  
喜公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今日獲遂所  
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詎敢以登頓爲勞嗟異良  
久燕犒連三日遂決大議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金遣  
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他使之比豈可用平  
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迓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  
一行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渡淮相見有

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公索副書入議朝見哲愕然既  
不肯道所以欲損朝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取  
旨欲行以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來議事  
何耶上聞之卽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  
日何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須回日議定  
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於此遠去何爲公曰既不相聽  
何憚一行哲方肯啟國書割地講和許送兩宮及梓宮既入見起  
居進書如儀臣下喜憚九年春真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  
進士出身充迎護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公既  
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元朮畱數百人取僞齊畱  
貲名落後司公聞其紛擾盡逐之民始安堵元朮一親信人見公  
若欲有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元朮有害撻辣之意公厚遺之卽密  
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  
浚建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促北去六



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爲元朮所屠事皆變矣既見金主令耶律紹文作宣勅官傳言問公還知元帥撻辣等罪否答以不知又問交了多少疆界而略不及歲幣卻欲一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北朝郭公曰前日蕭哲等齋書至本朝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庶幾與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他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爲之喪膽歸館又遣紹文就驛受辭公對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藍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閣若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無令輕失中原敵至今日已如强弩之末元朮不達時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往回幽燕父老談道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死以待太平金之貴臣往往輸誠相結眾叛親離久矣他日若來請和當盡復土疆則可與議又昔年嘗稟宰執乞不發歸正人切無苟且以失後圖自是四旬無所聞十一月庚

辰紹文至驛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無還期曾不知恩反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畱以待報將分驛與公佐酌別云區區悉已前白無一語及其私畱河間六年金以公爲平灤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迫日甚公曰君命無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倫實恥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曰先臣文正公巨勳業炳然臣爲國將命猥被拘畱復以僞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命於是大慟斥罵使者聽其絞死實十四年七月戊午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雹雨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數日不已河間人懼甚亟立公祠於家繪公像以奉之明年公之訃始聞天子震悼特輟視朝報其家贈左通議大夫賜銀絹各千勅就平江府安葬仍令有司應辦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夫人二子述朝請郎通判光州軍州事贈直大夫逸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子五人樸承務郎棣承直郎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杞修職郎監行在



打套局柵中奉大夫守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樞將仕郎曾孫五煥炎從事郎監衢州都酒務炳鄰某某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機文林郎新臨安府觀察推官棠迪功郎新光州錄事參軍杓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犒賞酒庫曾孫八焯從事郎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焯焄焅焆焇焈焉焊焋焌焍焎也時相專和戎之功又忌公之死節令公家止稱在金身亡故卹典有未盡孝宗淳熙初搜訪知之始命杞柵機皆爲將仕郎述自間凶問躡踊號絕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是冬冒萬死與從兄邇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骨于河間歸葬于長洲縣陽山大石塢之原嗚呼古之虜使以專對爲能若公前後五反兀朮粘罕撻辣等皆未易以口舌辯公性根忠義隨宜應對悉中事機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閒氣不少讐智意橫出他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等撫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郎中鍾離公松嘗爲使屬知公尤詳乾道閒始敢狀公

之行紹熙元年請諡于朝禮部尙書倪公思爲太常博士議以節愍易名某時在考功爲之覆諡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六十八年矣比歲權臣妄開邊釁橫挑強鄰以爲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無敢行者柵時爲城南暗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聲績其進用未艾也於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號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某妻祖工部尙書侯實與晉公分派居宛邱公最後出疆之時語尙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還兩家尋此盟久矣閩舶淹公之從孫行也與某締婚又助之請某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摭行狀之大概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厯遺史雪溪王公銓所作御劔銘序與其子明清揮塵錄及網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骫骳之文不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酈生之烹李靖以唐儉爲安足惜故使絕域者唯恐其



用兵於後公每先以酈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爲慮雖閒居于外時時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沿邊以俟大舉聞有召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肯進討見上必傾盡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知死所何賀之有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爲功哉嗚呼天未悔禍大敵尙存九京之英必有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己也一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不敢不勉聞有欲以貨取者輒笑曰是豈足以遺子孫邪及其被畱士子十餘人競願從公金止許畱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終不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兀朮之犯順昌也疾風暴雨戎壘深澗大爲劉公錡所破兀朮輕騎宵遁行一舍閒知不雨始稽顙三歎曰小人不信王端明說南朝國富兵彊徒虧和好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箭誓不復敢輕舉二日馳至

韓州劉公後親以語公之長子且曰畫淮之約何遽如許苟繹公之言徐與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公初自奮於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任南北之議其事曰偉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者至是翕然嘆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今特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爲臣子者其閒小有異同尙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繁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其閒不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方略欽宗忠之賜劔予橐徒手一呼得數萬人欲奉兩宮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奉璽勸進求使絕域高皇聖孝五以節行敵國虜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如無而奪之氣隨機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副上心事成功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中敵啖以官死生立分痛哭怒罵卒殉以



身天作風雹地爲震裂或者蔽之使不上徹有子死孝終歸其骸  
卹典雖頒烈士所哀公之有行請益兵備機有可乘雖烹何畏分  
驛之際語不及私死輕鴻毛了無異辭公亦勤止萬里往反全軀  
之臣尙孽其短迨其執節無不心降鬼必厲賊公乎不亡孫有祖  
風捐軀將命屢探虎穴和議以定帥淮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  
寵數孔昭我作銘文會粹眾說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神道碑銘

魏了翁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固始人後徙居於福清曾祖確贈少保  
祖大剛贈少傅考宗召任翰林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工部尙書  
贈太師福國公始寓居湖之武康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  
子男三人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乙  
科上注視良久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縉紳榮之待選三年授從  
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

記薛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詞科授  
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三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點  
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爲國子錄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尋  
遷太學博士時宰士建議更新楮券以一易二期迫而泉無所出  
幾以四五易一宰士心知其非而恥於改令反以流竄籍沒從事  
行之逾年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  
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  
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次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  
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默孰若舉之  
以眾取之以公宰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銜剽輕之語  
且謂公欲引類植黨人爲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太常博士以兄  
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兼魏惠獻王府小學教授六  
年輪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  
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



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當國者益不樂七年除  
秘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赴  
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明年秋造朝時女眞大擾淮蜀公言人才  
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關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媿阿循默  
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斂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恥言  
敗北則陣亡者不卹恥言奔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  
是美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抹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  
宜用之聽之時宰滋不樂會公以葬子謁告卽喉言者逐公主管  
建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奏事之任除司  
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說以中外文武之臣未有忠實不二可託  
緩急者朝廷命令不審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恤士卒明年  
四月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拯皇  
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培克之弊且謂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  
做成周郊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家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

事之後教以五兵今上卽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  
尋遷起居舍人寶慶改元有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公旣奉詔乃言  
曰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疏  
嘗試爲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  
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奏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  
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識  
者知公愛君切而慮患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茂陵  
復土建神御殿內侍以繕修受賞者猥眾公皆封還詔書郊祀有  
日公以民生實艱吏員尙眾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  
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明年冬權  
刑部尙書陞修玉牒官兼侍讀又明年冬爲禮部尙書兼給事中  
都城災嗚咽入對乞罷燕游招離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盡蠲竹  
木征推以通商賈皆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六年冬上始親萬



機進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上面諭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  
不忘於是人始知公有輔贊彌縫之功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  
兼同知樞密院事權兼修國史日歷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  
師入汴洛公時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蓋自八月以後凡五上章乞  
歸詔勉留之病益侵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官正議大夫爵長  
樂郡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六百戶十月乙酉薨年五十有二訃  
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遣中使弔問賻卹加等贈少保資政殿大  
學士元配程氏故同知樞密院松之女封新安郡夫人子叔建將仕  
郎早卒叔遠承事郎監西京中岳廟叔邁承奉郎厥明年十二月  
丙午窆于武康縣之龍青塢叔遠等狀公之行以求識竊予與公  
爲同年進士又同爲柱下史悉公之言行不敢辭也始公爲博士  
爲將作監丞論事無所撓屈與其兄益甫時號二陳再召爲郎氣  
節益厲權相滋患之忽託告以歸四請祠官堅卧不起卜居武康  
之前谿泊乎無營會新安當上朝廷假奏事起公既至則主爵司

宗侍經代言守正不阿物望逾美會寶慶初政言事者連忤權臣  
輕者鐫免重者追褫竄流以訖于死於是正人屏息權欲益張公  
愀然憂之與從臣一二同志者居中調護雖幾微不見於面而隨  
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故予嘗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潔身爲貴  
而孟子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  
必去爲諒然則公決去於爲郎之前而遲回於記注之後是孰爲  
失得邪及觀易之爻象而釋然有感焉且易之初上一陽一陰者  
凡四始復夫剝是也姤之四應初夫之三應上蓋以陽應陰於內  
此不足言也而夬之九三內應一陰獨行遇雨若濡聖人慮其取  
忌於羣陰也則有壯頰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一陽中  
行獨復聖人慮其孤立而無助也則斷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爲而子然自奮獨爲陽德之助此  
惟道之從利害皆非所計也然則枋臣擅朝知藏瘝在之日而公  
周旋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終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者不啻



南宋文範卷七十  
九  
惟是權凶尚熾公已密勿乎正邪之辯親政方新公又能導達乎  
中外之情蓋又有人不及盡知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於  
公見之是宜銘銘曰  
孰憤憤以苟容兮獨孜孜以首公孰耿耿以逢郵兮獨休休而處  
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心之正通乃濟吾道之窮介而  
安奚恤乎久外通而益奚嫌乎居中况積氛之解駿而大明之昭  
融人方望治天遽奪公將信睂於鬱鬱卒賚志於夢夢千古之恨  
一坵之封

南宋文範卷七十



